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八

鄱陽三臺劉傑編輯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記

滄江書舍記

滄江書舍徐君方舟之所居以讀書者也桐廬濱江  
爲縣君居在縣北距江不百武而近蓋唐比部方公  
勛之別業而宋名臣方公慤之故居君間來屬予爲  
文記其舍壁夫書之在天下可謂博且廣矣聖人之  
經儒者之傳諸子百家之著述歷代太史之紀錄以

及天文地理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字學族譜之雜出  
數落旁行虞初稗官燕談臄語之並與其爲說不同  
爲教亦異而其爲書類皆學者所當讀而通之者也  
雖然學問無窮歲月有限誠有不能徧觀而盡識者  
而惟聖人之經則弗可以莫之究也是故易以明陰  
陽之理書以紀帝王之政詩以道人之性情春秋以  
示世之賞罰禮以謹上下之節文樂以通天地之氣  
運允先王之道所以立天下之大本先王之制所以  
成天下之大業者皆於是乎在然自厄於秦訓詁于  
漢聖遠言堙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易愈變而愈非其

流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仁義性命誠太極鬼  
神皆所謂道也妙極乎無聲無臭而不離乎匹夫匹  
婦之所知皆講學之樞要而乃以善柔爲仁果敢爲  
義氣質以爲性六物以爲命依違以爲中鈍魯以爲  
誠玄虛以爲太極冥漠以爲鬼神或至以佞爲忠以  
詐爲信以察爲智以蕩爲情以貪爲欲以反經爲權  
捷給以爲才譎詭以爲術而世皆謬迷於聞見之陋  
莫之或省若夫法制之遺其弊尤甚井牧以居民而  
丘乘卒伍之不合則叅以管仲穰苴之法封建以經  
國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同則託諸歷代之異郊丘禘



王忠文公集卷八  
二  
裕大事也或以郊丘爲二或以禘祫爲一焉廟堂明  
堂大典也或以爲異所而殊制或以爲一廟而八名  
焉帝號官儀悉承秦舛郊兆廟室雜踵漢誤以及貢  
賦選舉之設皆不過一切之法而已嗚呼六經之書  
先王道學治具之所在而後世所取法也然其爲說  
之弊乃至於是蓋千數百年宋河南程子關中張子  
者出始克實踐精討而聖賢明德之要帝王經世之  
規所以垂憲後世者乃大有所發明其後朱文公張  
宣公呂成公一時並興而當其時如永嘉薛氏鄭氏  
陳氏葉氏閩中林氏永康陳氏後先迭出各以所學

自成其家大抵均以先王之道爲己任以先王之制  
爲必行而所以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業者咸  
粲然方冊間矣然及于今學者顧遂因儒先君子講  
習旣明之餘因循苟簡承前襲舊習矣而不察行矣  
而不著甚者以先王之道爲莫之可行以先王之制  
爲無所於用夫然故書自爲書人自爲人而學爲空  
言矣嗚呼此其爲弊不有甚於前日歟是故學者之  
於經不可徒誦其文而已也必將求其道以淑諸身  
明其法以用於世蓋惟誠求而實見篤信而力行然  
後知人之貴果可以爲聖賢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



而所學不徒爲空言也予夙有聞於此竊嘗有志而願學焉比與君定交錢唐辱遣其子膺從予遊會予亟東歸不得與之相講習故因道予所聞者書以授膺以復於君并請揭諸舍壁以爲記

知學齋記

人不可以不學而非所當學不可以爲學知所當學而學焉斯可以言學矣所當學者何聖賢之道是也聖賢遠矣而其典籍具在其言可考其道可求勉焉以至也知其學而學焉雖未至於聖賢蓋亦聖賢之徒也夫人莫不有是性也有是性則有是才盡其性

而充其才者聖賢之所以爲學也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盡性則理之在我者無不明而視天下無一物之非我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夫謂之盡人盡物之性則天下含智之人肖翹之物舉必待我以遂其生樂其所矣所以然者由我之盡性而又有我之才有以應之也是故家國天下之事衆多不易爲也而所以品節彌綸之者非才則莫有以應之周子曰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也蓋盡諸已而及乎人物者性之所以盡也盡乎人物

而本諸一己者才之所以充也性出於天才出於氣而氣亦天也盡其性充其才則有以合乎天矣合乎天而無間焉則與天爲一矣而其至於是也亦本於誠而已矣是故盡性至命未有不本於孝弟也窮神知化未有不由通於禮樂也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屋漏之無媿妙極乎危微執中之奧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自小學以底大成本末雖殊而無二致自一己以對天下體用雖別而皆一理所推者廣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行者若近而易知而所任者不可不謂遠且重也此聖賢之學所以爲

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孔子顏曾思孟之所以爲教者其不以此也歟嗚呼三代以還聖賢之學於是不明不行也久矣當戰國時蘇張以縱橫之學行管商以功利之學顯申韓以刑名之學見楊墨以異端之學名及漢有黃老清靜之學有專門訓詁之學有災異之學有讖緯之學至晉有清虛之學至梁有佛氏之學至于隋唐又習爲詞章之學百家之所立各奮其私說一代之所尚皆徇平時好道術爲天下裂至于宋蓋千數百年其



間如荀卿楊雄董仲舒賈誼王通韓愈氏歐陽修氏  
庶幾明聖賢之學矣而其道不大顯諸葛亮陸贄范  
仲淹司馬先蓋欲行其學矣而亦未能以有爲也惟  
春陵周子者出始有以上續千載不傳之統河南兩  
程子承之而後二帝三王以來傳心之妙經世之規  
煥然復明於世關西張子因之崇執禮之教考三代  
以示方來推一鄉以達天下皆可謂卓哉聖賢之學  
者矣迨考亭朱子又集其大成而折衷之廣漢張子  
東萊呂子皆同心僂力以閑先聖之道而當其時江  
西有易簡之學永嘉有經濟之學永康有事功之學

雖其爲說不能有同而要爲不詭於道者豈不皆可  
謂聖賢之學矣乎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  
故不過此聖賢之學所以爲盛也智足以知一偏而  
不足以盡萬物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  
下之用此百家之所立一代之所尚其學所以不足  
貴也人莫不有耳目肺腸也而莫不誘於高遠蔽於  
淺陋天之與我可以爲聖賢者不能以自信也有能  
知性之具於己者不可不盡才之盡乎人者不可不  
充篤信實踐而本之以誠焉雖未至於聖賢獨不可  
謂聖賢之學者歟吾友天台徐君大章非其學不學



而慨然有志於聖賢之道者也故名其所居之室曰知學嗟乎君子之於學豈徒知之而已乎知之則必能好之好之則必將至之以不止勉焉以求其至可也吾故推本聖賢之學與大章商略之夫章亦尚有以教我而同底于成哉

天機流動軒記

浦陽戴叔能氏所居之軒曰天機流動者東陽陳先生樵金華胡先生翰旣皆爲之記叔能且謂其友烏傷王禕曰子能復爲我一言乎禕惟二先生之言其旨不同而要各有所本叔能徵言於禕豈以二先生

之言猶有未盡乎抑以禕言或能有出其言之外乎故久而未敢以復命雖然禕嘗觀於物察乎造化之理而得其說矣其敢終於吾叔能愛一言哉夫造化之理一至誠無息之妙而已易之爲卦取象有八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八者爲物不同而其爲理同一至誠無息之妙者也夫天確然在上者也而日月之代明寒暑之迭運其行至律未始或息也地隤然在下者也而草木之並育河嶽之悉載其承至順未始或息也山人見其爲止也而物俱由以成未嘗息焉澤人知其爲說也而物咸

賴其潤未嘗息焉雷若有時而息矣而復于地中風若有時而息矣而升於地中亦未嘗有息也水存習而常流火繼明而常照又皆不息者也非特此也凡物之有形於天地間者其消長禪續生生不息舉無異於是焉其所以不息者何莫非至誠之妙造化自然之理也造化自然之理所謂道體也道本無體然體物而不遺故妙萬物而無不在與萬物相爲用而無窮也吾故觀於物察乎造化之理而知爲至誠無息之妙也中庸曰至誠無息叔能有取於天機流動意豈不謂是乎天機之流動豈非造化自然之理至

誠無息之妙乎然而觀物以察其理察理以反諸身者學之要也故君子所以貴乎體驗之功也天之健也地之順也吾因以充吾健順之德而自強焉山之止也吾因以成物而不倦澤之說也吾因以潤物而不厭觀水之游習吾因以常德行觀火之繼明吾因以常中正觀風雷之恒吾因之以久於道而立不易方此之謂觀物而察其理察理而反諸身也反諸身者誠之之事也誠之之至則誠矣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自誠之以至於誠純而不已謂之與天合德可也嗚呼爲學之要其有外於是者



乎不出於是不足以成其德而叔能獨有契焉則其  
體驗之功殆庶幾矣顧於禕言復有徵者豈自信之  
未篤而猶有資於人乎禕也於學益有志焉而鹵莽  
滅裂不能從叔能游於高明之域輒誦所知如此以  
復叔能叔能之所與游而密者宋先生濂亦禕之所  
師友焉者也儻過叔能幸為相與訂定之

陳氏萬卷樓記

臨海陳氏有藏書之樓曰萬卷樓其書之藏以卷計  
者不啻萬數而曰萬卷焉者萬盈數總稱之也陳氏  
世儒家五季時自金華來居縣西之松里族大以蕃

衣冠相繼至宋少卿府君始即所居作樓藏書逮其  
諸孫大著府君復新之入國朝大德間大著之季待  
制府君又新作之而聚書亦多矣樓為楹間者五東  
西兩偏皆實以書虛其中以為賓客之所登覽而歲  
延名師集弟子肄業於樓下宏壯而爽四面谿山環  
繞如拱下臨廣池荷芰交茂其北則忠順堂存焉待  
制之孫樸子雋頃留京師予辱與為友嘗以記見屬  
會予南歸不果為子雋尋以使事至錢唐復請予記  
乃為之記曰載籍者先王道術之所寓也文藝之文  
箋疏傳註之說諸子之述作歷代史氏之紀錄以至



天文地理曆法律數權謀兵略字學族譜之傳星官藥工山農野圃旁行敷落虞初稗官之遷與夫論美刺非感微託遠山鏡家刻浮誇詭異之詞章皆三皇五帝以來下更秦漢以迄于今聖人賢者魁傑之士鞠明究曠竭精億思各推所長而載之於此可謂博矣然於天地人物小大精粗之理修身理人家國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故莫不具在反而取之又不可不謂之約也故爲學者於凡載籍求之必博而取之必約求之不博則無以極其廣而於道術之分裂不能會其異而攻其偏取之不約則無以守其要而於

道術之純全不能得於心而推諸身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學而至於能約而有得於心則道在我矣在我者重則外物不能累我矣苟能推之則大可以用天下國家而小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矣如弗用焉則又將以吾而得於心者託之言語垂諸載籍而已矣嗚呼此君子之爲學所以有賴於書也今陳氏之所藏書無所不備而陳氏之用於世皆書故也近而論之大者以宏材碩學擢倫魁躋臚仕爲時名卿待制以雄文奇烈卓然樹立尤一代之偉人旣皆見於用矣而書故在也是以子雋尊父貞

外君克謹其承享有祿仕以子雋兄弟益祗厥紹方  
嚮進用詩書之澤實有衍哉陳氏子孫游斯息斯俯  
攬遺編仰瞻華構念前人積累之不易而繼嗣之惟  
謹肆力於學固有所不能自己者矣予故因子雋之  
請爲著其說特詳云

思媿人辭後記

思媿人辭一首吾友宋景濂氏所著其著此辭蓋深  
閔東萊成公呂氏之學不復講也嗚呼呂氏之學可  
不講乎夫自唐虞而降七聖所傳洙泗而下四子所  
授斯道之統由周衰以來不絕如綫大抵溺於訓詁

辭章之習者不能究道德性命之原怵於權謀功利  
之術者無以建禮樂刑政之本而又異端邪說橫流  
錯行其間而不可遏道之不明亦既甚矣歷千數百  
年至宋東都而後河南二程子出始續其既絕之統  
斯道賴以復明及南渡後新安文公朱氏集聖賢之  
大成而廣漢宣公張氏以及呂氏同心僂力以閑先  
聖之道三氏鼎立皆奮然自任以道統之重者也維  
呂氏自正獻公踐修相業其子滎陽公實受業程子  
之門奕世載德是生成公本諸家庭文獻之淵源博  
諸四六師友之講習其學以孝弟忠信爲本收斂持



養爲要會諸理以成身推諸已以成物凡天地之運  
化萬物之糾紛世故之推移人事之始終悉加尋繹  
夙夜靡遑其著書立言皆以羽翼六經而尤長於史  
無非明民至理經世大法推而廣之足以尊主而庇  
民引而遠之足以立教而垂世蓋稟之既厚而養之  
者復深取之既博而成之者復備究其所至蓋庶幾  
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建諸天地而不悖  
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故其  
與朱張二氏同功一體均爲道學所宗師迄于今茲  
其能使大道以明而人心以不蔽學術以不繆者伊

誰之力也嗚呼呂氏之學可不講乎呂氏定居于婺  
至成公蓋三世故發於公爲闕里公之沒已百五十  
年年運而往前途日遠後生晚進能自興起以圖繼  
其廢墜者曾寥寥無聞焉景濂生公之鄉特起而拔  
出其學博其志篤恒以呂氏之學不講爲已憂而不  
勝夫景行之思思之不可見故辭而著之託物連類  
婉而成章其意蓋眷眷焉是殆將以呂氏之學爲學  
者乎律與景濂居同郡學同師而竊亦有志斯事故  
景濂此辭旣成即書以見貽嗚呼前修遠矣墜緒茫  
茫懸千鈞於一髮使之旣絕而復續不在我後人之



自力乎咎者竊聞之公常誦程子之言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其立志蓋如此然則欲學公之學者其可不志公之志哉因疏其說於辭後旣以復景濂且用自勉云爾

錢清江浮橋記

錢清江古名浦陽江俗名小江在山陰東北五十里江北則蕭山境也禹貢三江旣入韋昭注三江者松江錢唐江浦陽江也十道志云婺州浦江一名浦陽江蓋江之導源實出於此北流一百二十里入諸暨溪又東北流由峽山直入臨浦灣以達于海十三州

志云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自臨浦南通浦陽江亦謂由臨浦而北則達浙江而入海也而酈道元水經注云浦陽江導源烏傷東逕諸暨東流南屈又東廻北轉逕剡縣又云浦陽江東北逕始寧又云東逕上虞烏傷今義烏浦江乃其故地謂之導源信矣始寧即上虞剡縣今嵗縣信如其言以爲東廻北轉則是自山陰會稽沂曹娥江由上虞至嵗縣也非也又云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歸海餘暨即諸暨距餘姚二百餘里謂餘姚西北浙江入海亦非也又云臨平江上通浦江下注浙江臨平在浙江之

西其源殊別謂浦陽江與之通尤非也蓋道元之論以謂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故川舊瀆難以取悉又未嘗身履浙江以東故其誤如此案地理志柯水東北逕永興東與浙江合謂之浦陽江永興即蕭山而山陰北二十里有柯橋其下爲柯水注于江然則浦陽江發源浦江逕諸暨入臨浦而後合柯水由蕭山以達于浙江而爲海古今蓋不易也其復名錢清者後漢劉寵作守郡中大化及去山陰有五六老叟人齎百錢送寵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尋投諸江故後人因名江曰錢清今俗唯稱錢清而不復道其爲浦陽

者地因人而著也江自臨浦而東若干里是爲柯水所注即所謂錢清其地控驛道而江流至是勢以益大又潮汐之所經操舟而渡動致覆溺舊有浮橋蓋比舟爲梁以濟不通而近歲廢不治厲深濟盈涉者告病至正十七年秋寧夏吳君以憲臺行軍都鎮撫分鎮蕭山山陰兩縣覩橋之廢慨然嘆曰是不亦有司之缺失歟亟命褻民戶之義助斥公帑之美儲計其物力度程而新作之凡爲舟十有二上架板度相屬以爲梁其長三百有六十尺廣十有七尺聯之以鐵絙絙如橋之長而維其兩端於南北隄使舟常比



而梁常屬與波濤相上下雖水湍悍而往來者固無虞人莫不以爲利也橋成衆欲書其事於石以永君惠而以文屬之禕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橋梁之修有司之常事耳今會稽憲臺治所號稱會府而錢清當四會之衝橋以濟人厥繫斯重乃皆坐視其廢曾弗之顧君方挈兵民二枋以護臺治威望素著而且以惠利及物爲先務故茲橋以廢爲成有所不難夫焉可以有司之常事例論乎是故門關道路廬館舟梁修除以時非直爲觀美也凡以通國野敬賓旅恤老幼遷有無實二代爲

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當時規陳議鄭皆不越是而近世亦有以驛傳橋道觀人者今君之於橋役不以諉之有司而汲汲力成之其可謂善爲政矣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是役之成固不宜於不書禕固備書其事而并考夫地理之沿革特詳焉君名買里古思字善卿起家進士調紹興錄事司達魯花赤今擢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經歷仍畱鎮山陰蕭山云

### 青岳山居記

青岳去義烏縣南十里其山由東陽兩峴峰西來三十里至于龍門勢益穹窿由龍門而西又二十里是



爲青岳至是山支爲二南支則重巒疊嶂北支則崇嶺峻嶠皆迤邐西行方二支之分也有山從中出峰阜圓粹纍纍若聯珠曰齊山而其勢遂卑南北兩山勢相環護左昂右伏當其前如龍虎齊山儼然而中居齊山之陽坦爲平壤廣袤可一里民居廬襟處其間者皆傅氏其外繞以雙澗澗源出於二支之所分夾齊山而出至是乃合而爲一行二三里與羣水匯爲大陂曰新塘而塘適當西山昂伏之會塘外復有一小山巋然特起若遏水之衝者大抵雙澗之外兩山之間陵谷幽邃川原夷曠而草樹甚繁茂雅宜爲

隱者之居初傅氏有以才學顯聞仕爲候官主簿曰光龍者與予祖母爲同產故傅氏予外家也至正乙未之春予始至焉愛其雙澗內屬兩山外拱清淑之氣若有所鍾乃即傅氏居芻度平壤之中買隙地數畝結屋居之爲屋僅三數楹間屋外植以竹木右偏別爲小軒皮書其內讀書之餘出緣澗而行南澗水稍深昌蒲生后上與異草青翠相錯絕可愛北澗石淺稍雨水激石面聲潺湲輒不休有老梅數株偃蹇橫斫側由雙澗所合直兩山之間而西望金華夫容峰近在目睫可攬也予於是居而樂之若將終身焉

或謂予曰仕與隱其趨不同也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特惡不由其道耳吾子學先王之道且將爲世用胡爲而遽言隱耶予告之曰仕隱二趣吾無固必也十年以來吾南走越北走燕而惟利祿之是干其勞心苦思殆亦甚矣是豈志於隱者乎今天下用兵南北離亂吾之所學非世所宜用其將何求以爲仕藉使世終不吾用吾其可以枉道而徇人則吾終老於斯益研窮六藝百家而考求聖賢之故然後託諸言語著成一家之書歲之名山以俟後世何不可哉君子之行止視時之可否以爲道之誦伸是故得其時

則行守窮山密林而長往不返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汲汲於下世取寵勇功智名之徒尚入而不知出者亦非也一山之隈一水之涯特吾寄意於斯焉耳吾之行止安敢固必乎哉或者無以詰因疏其言揭諸壁間爲青岳山居記

龍泉王先生祠堂記

君子之制行不以出處爲間而能忘己以爲人其可謂志於仁也已夫天地萬物舉吾一體仁者之心也故凡人之顛連而無告者苟吾力足以振之則務以推吾志之所爲而所居之地始不暇計古之人益有



處畎畝之中而以天下自任一夫一婦不獲其所若  
已推而納諸溝中者非其志於仁故歟是故身不必  
尊也要其心之厚於仁人物不能俱使其盡性也要  
其仁之不忘於其心君子之於仁如是而已爾嗚呼  
古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有若龍泉王先生者不其庶  
幾於此乎先生諱毅字剛叔別以木訥自號夙稟異  
質篤志問學早從上饒鄭君原善游旣闡聖賢求仁  
之方及登金華許文懿公之門又有得乎理一分殊  
之旨所學一出於正教授鄉里戶外之履至無所容  
講解經義於天理人欲勝負消長之際尤極懇切感

悟者或泣下鄉邑化之皆薰爲善良人有善稱道之  
不置有不善引而教之納諸無過之地乃止其鬪爭  
不能直者不求直於有司而取直於先生之一言率  
悔服而去會歲侵先生勸邑長發閭右之美粟以賑  
餓者全活數萬計有以患難疾苦來告必竭力營護  
而拯拯之斧鑕在前弗卹也蓋其飭已厲志動以古  
人自儼其心恒皇皇焉務推已以及人視凡物之失  
所若已不得辭其責者其風槩節操雖古篤行之君  
子何以尚之至正甲午盜起芻縣良民被害甚先生  
領鄉兵往禦之里井恃以爲安夫何遺孽之未殄者

陰設狡謀而先生竟不幸遇害矣嗚呼先生隱居約處非有當世之責也而忘已以爲人如此謂其爲志於仁非歟或者顧以出位訾先生其亦淺之知先生矣先生之心世固孰能明之歟先生之沒門人胡君深旣勒兵討賊申復讐之大義又與章君溢等即其所居蓋竹里爲祠以祀之則禮之以義起者也祠之建在乙未之歲屋室規制完飾具美且合財置田若干晦用其入爲歲時祭享之需祠之所宜有者靡不畢具於是胡君章君乃以記屬於禕夫以先生畜德孚道以化于其鄉沒而獲祭於社固爲無媿而門人弟子尊其尊賢其賢以致謹於祠事其不足以矯末俗勸後世哉是用推述先生學行之槩刻諸牲石以詔來者其詳已見金華胡君翰所爲墓志宋君濂所爲家傳茲不悉書

王氏鳳林亭記

鳳林亭吾王氏之所作也鳳林鄉名在義烏之南鄙故老相傳嘗有鳳凰至因以名其鄉今來山之陽復有小山巋然起於平壤之間即其地也王氏之先太原人唐末五季之際有諱彥超爲節度使者自會稽來居焉是爲始遷之祖厥後子孫日蕃以衍至宋皇



祐五年固登進士第仕爲恩陽令義烏有進士實自  
恩陽始而禕之十世祖宣奉公悅九世祖正議公永  
年逮七世祖中散公寧朝請公寅復自鳳林遷居縣  
東之沙谿其分適他邑而顯者在金華則尚書莊敏  
公師心丞相文定公淮在浦江則太常忠思公萬皆  
同出於鳳林而鳳林王氏之盛號稱衣冠家著聞東  
南矣若吾族之世居鳳林者雖不表顯以自見而能  
以詩禮相傳襲守其家業而不隕宋之季年嘗即山  
之麓作亭焉以爲宗族歲時之所會聚即所謂鳳林  
亭也歲久而亭廢今族子德生又因故址而重作之

遵先志也嗚呼王氏之居鳳林鳳林之有王氏四百  
餘年於茲矣林姿谷態藹然如管曾不與時而變遷  
凡吾族人遠近親疏固有間也而追念厥始千百人  
之身同出於一人之身初曷有親疎遠近之間哉登  
斯亭者觀夫水之有源木之有本尊祖敬宗之念孝  
弟之心其必油然而生矣且吾祖宗奕世載德厥維  
深厚故其澤延于今愈久而愈緜所謂德之厚者其  
流光也我後之人纘承遺休繼迓先祉有引而弗替  
必將圖無媿於前人或以功業而名世或以文章而  
華國出爲邦家之瑞而羽儀於天朝豈非所當自致

者乎雖然豈惟吾族人凡鄉之人之至於斯見夫原之深而流之長也本之茂而末之昌也歆豔之意不能自己其不奮起作興思致於光顯而求儷美於吾王氏乎詩曰鳳皇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此禕所望於吾族人與吾鄉人者也書諸石以爲記用以告來者云

### 醉經堂記

中山竇君伯輝有讀書之堂名曰醉經故國子祭酒李木魯先生君所師也名實其所命且嘗爲之記而文軼不存今戶部尚書貢先生於君爲同舍生續之

記之而論或弗及詳於是君復徵言於禕禕惟聖人之道猶通衢之尊也酒注於尊而尊設於通衢人之過之者咸得挹而飲之隨其分量莫不有獲而沾醉焉人之於聖人之道也亦然其至焉者造其深而樂之猶能飲者之飲其醇而多也其未至焉者涉其淺而好之猶不能飲者之飲其醜而慙也或飲而多或飲而少而莫不獲醉焉由人之分量淺深有不同非道於人有淺深也然則聖人之爲道也曷從而求之曰求之經經者聖人之道之所載也易以明陰陽書以紀政事詩以理性情春秋以示王法禮以謹節文

王忠文公集卷八  
三十九

三十九

王忠文公集卷八

三十九



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法皆於是乎載焉所謂道也窮經以求夫道味道而會諸心心與道一融液而無間則自得之妙莫有知其所以然者矣斯不亦醉經之謂歟今君年既艾而學不倦累官郡博士所至以經術教授弟子見推儒林蓋其有得於經深矣其於聖人之道不猶能飲者之飲其醇既多而沾醉歟漢世儒者或皓首不能窮一經汨於訓詁而昧其指趣故也是故訓詁經之糟粕也汨訓詁以求經猶啜糟粕以求醉其有醉焉者幾希矣吾是以知君之於經其所得者爲既深也承學之士來登斯堂者尚

亦知夫淵源之懿也哉禕於二先生無能爲役姑誦所聞復於君以爲後記

### 大事記後記

東萊先生呂成公躬任斯道之重諸經既皆有所論著而於史學尤長其用古策書遺法作大事記誠史家之大法也當時朱文公蓋深服之謂自有史策以來無如此書之奇者初公爲是書務存古意故其與解題各自爲書今用春秋經傳相附之例以解題附見于各條之下雖知非公之本意而庶幾習其讀者獲便於觀覽間竊以臆見復加蒐輯而補其一二不

躩之罪則固所不敢逃也

靈谷書院記

靈谷書院在塵湖山中塵湖者貢溪之名山崇峻而幽邃最爲奇勝與龍虎山相距十五里相傳昔有學仙此山者常見羣鹿飲湖水塵鹿之大者故山以得名由饒嶺之阿從山趾東陟有大石中判離立澗隈作門焉曰龍磔關由龍磔行數十步北過澗兩崖壁立從崖隙仰見青天如橫石梁白水兩道迸落崖底蜿蜒數仞若龍狀曰青天白龍由澗北往東行俯瞰靈湫湫前百十步兩石偶立如削者雙劍石也逕折

經石下邐迤過濯纓澗澗流至是泓渟而深冽可濯可泂過此而行稍就夷曠有雋峰出澗南峰下石室可坐數十人別取道涉澗乃至其處曰得道岩有仙者祝氏嘗居之又東過雲門隔澗列嶂如幬幬其下有石拔起數十丈綽約秀整狀若飛仙澗左群石盤據爲臺遙睇飛仙石如將迎之曰迎仙臺至是徑阻絕勞攀躋折而少南徑出臺上俄而回眄向所見飛仙石乃在下矣復東去逕益峻風泉益駛有大石約十許圍高可四五丈峭崿峙澗北其趾無所附著曰飛來石自是長林喬木蒙密蔽翳行二三里復有兩



厓削立瀑流瀆薄下注者峽口飛泉也稍進有門曰雲雪之關入關度橋曰問津而橋北則爲塵湖矣湖東北築堤灣環如偃月曰駐鶴壇壇北有屋曰天游菴由菴東南入桃坪遡澗流西轉澗側皆對桃墜紅泛波演漾可愛曰流花嶼復益西入穴中壤土甚膏潤異草萃尊曰玉苗塢塢西行百步攀援而上有亭翼然攢嶸疊巘皆在履屐下而仙都闌闌平疇遠水參錯乎烟霏渺莽間舉在目睫曰一覽亭又北經庵後上凌絕顛望彭蠡瀲灩如杯雲林三十六峰若薺在地自山陞至是約行十餘里而山之峻極矣乃循

來逕還庵前泐澗東行北過漱芳橋入東谷兩山相並如負屨其內則廓然以虛所謂靈谷也入靈谷而望第見峰巒旁拱清泉恠石與古剎長蘿相映帶邈然若與世隔而書院在焉書院者里人桂先生之所建也初桂氏在其鄉最爲著姓自司空公顯于五季之世其後往往擢儒科躋仕籍詩書文澤繼繼繩繩凡十世而先生出焉先生諱本字林伯承家學之淵源覃思經術推其所得托諸述作以衛翼聖賢之道其所著有四書通義五經統會三極一貫圖金精鰲極類纂道統銘等書皆能致力於前儒之所未及而

自立於不朽者也故其講學茲山知道之在已者爲  
既重而不以世好動其慮一時學者翕然從之游書  
院所爲作也書院成於延祐中爲屋三楹間東爲端  
彝齋西爲鈍齋而講說棲息暨庖湏之所咸備焉自  
昔君子之爲學必居乎深山幽遐寥閒之境紛華盛  
麗無所接於耳目故能精神澹而志慮專而於道爲  
有得也宋如臯胡公翼之及平陽孫公明復奉符石  
公守道實相與讀書泰山者十年學旣成矣故出而  
用世皆卓哉聖賢之爲道者也今先生之居茲山可  
謂古人之爲學雖終隱不出爲世用而其立言亦足

以紹前哲而垂後昆其於聖賢之道復何媿焉且塵  
湖之東有象山者陸文安公之所講學也陸氏之學  
簡易正大然與新安朱氏並立而異趨先生固繼陸  
氏而興起者而所學則本之朱氏爲多蓋庶幾會朱  
陸之異而同之學術之懿不其有可徵者歟嗚呼九  
原不可作矣而先生之子孟元方尤力學善文章號  
能稱其家自先生沒元方與其徒仍講習於茲麗澤  
之益久而不替何其盛哉元方屬余書其顛末故爲  
之記而并道夫山水之勝俾來學者知其所自云爾

雲林小隱記



金谿葛君孟桓爲余言其所居在雲林之北雲林者其邑之大山有三十六峰峰各有名曰白馬石誰出雲三峰又諸峰之雄俊而拔起者也山之支岡齋阜蜿蜒遷迤散出而錯峙數十百里間爲高丘長壑參差相屬徃徃形勝迴合而風氣融會故凡厭聲利嗜間曠者莫不宅幽據勝樂居之其地有曰太平原者兩岡互嚮重阜外拱而溪流出其中谿之旁岡阜之麓大底丘壑深邃土壤夷衍又多修篁古木相掩映居其間者皆鄧氏吾家世居葛坊距此半舍頃歲避地而來即鄧氏之偏結屋定居焉吾居在溪東而溪

之西爲吾弟仲躬之居即所居而南望所謂白馬石諸出雲諸峰者相距十許里秀色爽氣可攬而致也於是吾居焉而樂之朝出畊夜歸讀古人書或釣或游以適吾適而吾父又棄官學道築庵雲林之原相去六七里可早晏候溫清以盡子道又吾之所師友者有桂君叔臨善爲詩而尚風操與吾居甚邇尤便於劬切而不至爲庸人之歸吾何求於世哉逍遙於茲隱約以終焉不啻足矣好事者因題吾居曰雲林小隱願有以記之蓋孟桓之尊父起家風紀而季父發軔儒林俱爲時名公及孟桓兄弟又篤學有文循

謹雅飭能稱其家余託交其父子兄弟間既久不爲之言得乎漢范滂之稱郭林宗有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而史言林宗有至孝其親欲使給事縣廷又舉有道皆不應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激論恂恂善導使士纂成名墨孟之徒不能絕也孟桓嘗用薦者授儒學官不就事其親以孝聞且馴行素爲鄉里所推服然則滂之稱林宗者固所爲孟桓稱也而余復何言耶因念往年客京師危公太樸嘗示余雲林記其道三十六峯名狀甚悉余讀而愛之恨不身至其處太樸因言其居在白馬峰下門與山對當雲霧收斂

時羣峰前獻如列簾可歷數他日儻乞身歸老子幸訪我相羊泉石間一一指以相告庶知吾文爲不誣也嗚呼危公不可見矣今乃爲孟桓記斯居其亦有槩於余心也哉

楊氏義塾記

古者二十五家爲閭閻有塾里居之有道有德者爲之左右師而閭中之弟子學焉其爲學也事父母親師友睦族嫻幼則洒掃應對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也長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於是焉朝益而暮習其苟未出而從仕未



始離乎塾也若夫庠序則歲時以屬其民行射飲讀  
教法序齒位而書其德行竣事則復返於塾焉蓋教  
之於塾所以敦其孝弟之本養其德性之知而屬於  
庠序則習容閑禮攻德問業以觀其材以驗其用是  
故去民愈近則施教爲愈密凡屬民歲讀法州長僅  
四等下之則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里胥殆無時焉  
以是知民常在塾非出而仕不離乎塾也惟夫民聚  
故教易成而人材以多俗化以美此三代所爲盛也  
自後世學制廢民散無所繫往往越鄉違親以就學  
而其學亦非復古之所爲學矣於此有人焉即其里

閭建塾立師聚其鄉之子弟而教之不猶三代之遺  
意歟處之松陽有楊氏在其鄉世以好義稱所居曰  
西谿自其父祖皆有志建塾而弗克遂至文煥字景  
堯知學而尚行乃祇紹先訓即所居之近度閑曠之  
地創爲屋廬其中爲寢象夫子燕居而前爲論堂堂  
左爲室祠范文正公朱文公又左爲齋曰主敬爲弟  
子之所肄習堂右爲室以祠其祖父又右爲齋曰守  
義爲師友之所棲息高門外閤重圍四周庫庖庖福  
及凡器什莫不具完蓋其經畫者累年而以歲庚子  
某月日告成割腴田百畝繇之以二十畝供祀事八

十晦以給其師其田之入悉入於塾楊氏皆勿與又  
置田二十晦別儲其入以濟族黨之窮乏者郡士桑  
君天定嘗爲其縣文學延禮爲之師子弟之來學者  
恒數十人事聞大府爲蠲其田役而部使者復移文  
獎厲之規制之詳幾侔於庠序矣嗟乎學制之廢已  
久况乎邇年干戈相尋而儒服俎豆之事舉不暇講  
揚君乃獨倡爲義事圖以淑其鄉之人使爲成材而  
備國家之用藹然有一家三代之意此固君子之所  
喜聞而樂道者也揚氏之鄉友薛君益爲之來取記  
余故推言古制而書其成役俾刻諸石以告來者焉

心迹雙清亭記

上清程外史即其宮東偏青雲墩之麓作亭焉初雲  
屋陳君嘗建山居其所久而以菑廢希石黃君繼即  
其所作懷雲山居士辰兵燹復廢不存外史之亭所  
爲作也亭凡三楹間高可數仞紫石爲趾崇亢而䟽  
敞遙對塵湖琵琶聖井諸峰層巒疊嶂如翠屏排空  
杳在天半貌姑象山隱如隆如出其東瓊林仙巖或  
起或伏列其右羣山秀色可攬而致也前臨大溪縈  
紆如帶而俯瞰瓊臺琳館浮丹湧碧掩映於林霏蒼  
莽間亭之四周大抵長松修竹蒼凝翠結錯雜相蔽



三才圖會卷八  
十一  
虧林颺徐興振發天籟而玄猿白鶴清響互應游其  
間者疑爲真神仙境界非復人間世也客有語外史者  
曰吾之游斯亭也盪開靈襟助法神觀恍兮惚兮如  
神行萬物之表而情超八極之外意者列禦寇之御  
風莊周之天游殆不是過心之鬱者廓然以據迹之  
累者超然以舒是可謂心迹雙清者矣盍卽是以爲  
亭名也外史曰噫子之言就子之所得言之耳抑吾  
之所聞者非是之謂也謂吾果有心乎吾心泊然其  
猶太虛耳止水耳日月之明不能燭其微鬼神之靈  
不能測其倪雖吾亦不自知其主宰我者此也是可

謂之有心乎無心乎謂吾果有迹乎吾雖不能不與  
物接而固未嘗物於物也當吾乘天地之正御六氣  
之辨以游於無物之始而無所窮止雖吾亦不自知  
所當止而止矣是可謂之有迹乎無迹乎心與迹俱  
無矣而果孰爲清乎且吾聞之心迹俱無者至人也  
至人無已已不有矣於心迹奚取哉吾之所造非敢  
及是也然卽是論之與子之所得者不其有間乎雖  
然吾之作斯亭固將與衆人同其得耳子之言吾安  
敢廢也乃遂以名亭而并述客語以爲記外史名元  
翼字南冥程姓游京師嘗侍祠竹宮居久之出領鎮

江某觀事遂加號真人遷領杭州顯應觀尋棄職還居上清云

鄭氏水木居記

鄭子夔先生家於安仁縣西十里高嶺之陽大田衍原其平若掌一望彌數里而小溪出其間縈紆如帶曰朱溪朱溪之流南入于大溪曰雲錦溪當春夏時溪水泛溢舟楫可通也朱溪之上喬木陰翳蒼然相蔽虧而鄭氏之居在焉先生謂禕曰昔者吾友豫章胡伯友氏學行之士也與吾游而密嘗名吾居曰水木居而虞文靖公揭文安公皆爲之賦詠上清方方

亞外史又從而圖之吾之家居也坐繁陰臨碧湍水小之清華接于耳目而會于心者無時不在也自兵興以來所至焚燬鄉井丘墟而吾故居蕩然矣於是吾旅食於外者久之戊戌之歲始返初服誅茅以爲廬度將優游而終老焉水清木華向之接於耳目者故在也而諸公之篇翰廢軼不存矣吾寧無有旣於心乎子幸爲我述其意時時覽觀焉尚或有慰也禕自頃歲獲定交於先生先生之詳能知之益其早歲即受業於鄉人李君仲公李君之學本於濂洛而兼尚乎簡易之說封殖深固踐履堅慤可謂聖賢之爲



道者也先生從之乂其所得者可知况虞揭二公以  
一代文章宗工而先生又皆及其門聲光氣習之漸  
染尤非他人所能及用是江東西間名譽藹然著稱  
焉然其重自韜韞不苟爲進取所蓄者厚而發之薄  
所用者宏而出之微於是今也年踰六十亦無復當  
世之志矣宜其即平生藏修游息之地隱處以爲樂  
而感今懷昔之情有不能自己也昔者詩人美賢者  
之隱處是故考槃之詩作焉其首章曰永矢弗諼言  
其樂之弗忘也其次章曰永矢弗過言其樂之不踰  
也至於末章又言永矢弗告則其爲樂有所獨得且  
不復以告人矣禕方與時浮湛入而未能出聞先生  
之風深用自媿他日或相從水木之間而載賡考槃  
之什獨得之樂儻能告我乎哉姑志此以爲記

開先寺觀瀑布記

廬山南北瀑布以十數獨開先寺所見者最勝開先  
瀑布有二其一曰馬尾泉其一在馬尾泉東出自雙  
劍香爐兩峰間爲尤勝或曰瀑水之源替人未有窮  
之者或曰水出山絕頂衝激入深澗西入康王谷爲  
水簾東出香爐峰則爲瀑布也十一月十八日日南  
至余約郡守呂侯肩輿十數里至開先主僧志一作

丈室未成邀坐茅屋中乃訪漱玉亭却至龍潭石峽口由寺至亭可二百步由亭至峽口僅數十步蓋自遠觀之瀑布出自兩峰間如瀉天半由近而觀則二瀑下注匯爲重潭潭水出石峽乃爲溪循山足東流以入於彭蠡當峽口仰望但見水從潭中出巖谷回互二瀑所從來不可復見矣峽石上刻青玉峽及第一山字大二尺米芾書也石間多題名石祐字畫淺初不可悉辨命左右掬水沃之字乃見大率宋南渡後人其人無聞者居多可識者纔十二三因慨君子惟植節砥行乃可不朽苟不出此雖托名岩石未久

人不識也又從石壁間讀淳熙中郡守禱雨神龍示現事一公爲余言歲春夏交大雨後瀑水盛潭遽溢積葉墜梗皆蕩滌去不留謂之龍洗潭或歲旱人來取水潭中禱龍神輒有應至今常然回坐亭陞上亭廢已久亭下池亦爲石所堙初寺僧作石雷接潭上引水至寺中給庖湏又鑿石作此池即蘇長公賦詩處也徑八九尺雷水從潭上來流入池乃從池中復入雷以去而石雷廢亦十五六予命一公葺之一辭力弗贍也明年三月廿六日雨初霽郡中又無事復約呂侯及通判羅從道幕賓徐君弼姬執中星子令



葛俊德游焉比抵寺諸公皆先詣一公余獨徑往潭下坐石上瀑水方怒瀉奔騰盪激聲震如萬雷令人心怖神悸股戰栗不休頃焉諸公至見余獨坐又顏色變皆拍手呼大笑然水聲湏洞呼笑聲亦不聞也寺僧云龍適洗潭矣於是一公文室已完又作竹莧接石雷引水過階除下清駛極可愛余命取水煮新茗一公謂近從後巖下得泉一窪以煮茗味比瀑水乃倍佳試之果然暮乃回六月十日余被召將赴京念人世行止不可必萬一有他累則清游不復得因與郡人段謙曹元同泛過落星湖約得路之半舍舟

以行一公與光應知余來遠出迎乃與二僧攜手行至招隱橋坐橋上橋在寺前五十步潭水爲溪所經也其西東松杉楓杞蒼翠色掩映從對底望鶴鳴諸峰高出對杪僅尺許隱然如畫圖中見又從對隙見巖腰采薪人衣白大如粟初疑此白石耳有頃漸移動乃知是人也橋下流水觸石濺濺鳴塵慮俗想蕩滌殆盡久之不能去乃造一公所眎余其所賦詩又出楞伽經使予讀讀盡卷頗悟微旨一二應公者戒行清峻略涉書史年且老不欲他走一公邀留與同處郡中亂後無讀書人可與語余因數與往來一公

請予詣潭下是時久不雨瀑布流且絕余指筧中水  
謂曰此水一耳何必復往也是夕宿寺中夜半雨大  
作比曉余未起應扣門告曰瀑布流如故矣盍亟起  
觀之余欣然攬衣起倚闌睇視良久日初出紅光徑  
照香爐諸峰上諸峰紫靄猶未斂光景恍惚可玩不  
可言也應因誦李太白觀瀑詩又誦笑隱題太白觀  
瀑圖詩余笑曰安知今日無太白耶胡可謂古今人  
不相及也比午乃還一公間爲余言開先者舊傳梁  
昭明太子之所棲隱南唐元宗在潛邸亦嘗讀書於  
此招隱橋其所造也後歸踐尊位乃即此造寺故以

開先名有丫岩和尚者實開山宋以來住山者皆名  
德寺前有松每株大數十圍佛印元禪師手所植近  
時南楚越公乃盡伐以建寺見者惜之而寺今亦爲  
劫灰矣豈非數乎一之居此所願圖復其舊而適此  
大法凌遲有志未遂幸文室苟完聊安餘息而已公  
尚丐我一言以記之吾之願耳余諾之未果爲也

### 游白鹿洞記

余到郡已數月欲至白鹿洞甚渴左右爲余言往時  
荆棘塞路不可往頃因伐大木往者衆路乃始通然  
路上虎縱橫苟欲往非多擁騶從不可用是欲行輒



復止會行省符檄郡府取大木余因挾星子令及都  
昌主簿彭能領丁夫與同往去郡北行十五里至羅  
漢寺路分兩岐由東入棲賢谷西則至白鹿洞也比  
至兩山勢回合當其合處澗水出焉過澗逾小嶺嶺  
有缺若關門然入關路循澗北並山轉澗南皆良田  
也約二三里乃至書院遺址正當五老峰下書院燬  
已十五年對生瓦礫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濯纓  
其左又有石橋曰枕流過枕流則從列女廟登北岡  
岡上有大杉木六七百年物也有司今盡伐爲御殿  
物矣於是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從卒指殿堂齋廬

及風泉雲壑樓故處以告甚歷歷慨想昔日規制不  
可見惟聞山鳥相呼鳴山谷虛餘韻悠揚恍類弦歌  
聲或云從此右折東南逾重岡行二三里乃至所謂  
白鹿洞却從洞後復右折陟嶺乃可到尋真觀望水  
簾也不果往徘徊久之而還按白鹿洞唐李勃讀書  
處也南唐昇元中始即其地爲學給田以食其徒所  
謂廬山國學也宋初天下未有學惟有四書院睢陽  
石鼓岳麓及白鹿洞也太平興國二年皆賜白鹿洞  
九經當時學者數百人至崇寧末乃盡廢及淳熙七  
年考亭朱文公爲郡始斥其舊而大之又定爲學規

示學者來學者益衆而白鹿洞之盛出他書院右自後守其成規二百年如一日也而隳廢今乃如此余亦無如之何也余嘗怪世之爲佛老氏之學者其宮室一廢壞輒修舉之不旋踵豈佛老氏之學能盛於儒者哉蓋爲其徒者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能必其成故也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常骯骯不自振不能以有爲而聖人之道顧因委棄鬱塞而不得行嗚呼此其弊也非一日之積矣余於是益重嘆之也

游棲賢院觀三峽橋記

五老峰於廬山爲西面即郡治北望峰如屏障蔽其

後違郡治北行二十里轉五老東入巖谷中棲賢寺在焉余舊讀蘇次公棲賢寺僧堂記云棲賢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向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振棹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度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寺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翺舞於簷上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于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益以一二數矣又聞蘇長公云廬山奇勝處不可勝紀獨開先漱玉亭棲賢三峽橋



爲二勝棲賢寺於是廢已久殘僧數輩皆出居田間  
左蠡有僧曰惟賢頗通世間法余謀於府僚俾之住  
棲賢賢曰俟吾結屋山中完公當來游也七月望賢  
使來告曰屋幸完可游矣明日即偕呂侯暨葛君往  
時暑甚輿夫暍屢從道傍石坎中掬水飲至谷口日  
卓午矣未至橋十許步石巖下觀陸羽泉乃至橋上  
從橋上俯視澗底慮百千尺或云以瓶貯水五升  
許從瓶嘴中出水縷縷下注瓶竭水乃著澗底欲試  
之不果又云橋魯班造蓋謂賢經壯奇惟般乃能造  
耳非謂真造於般也距橋北十許丈有大石方整狀

如棺橫亘澗底相傳嘗有孽蛟從谷中出水怒湧勢  
將壞橋時主僧有道行此神挽此石扼之蛟退橋得  
不壞過橋北轉行百許步澗水至是匯爲深潭有龍  
蟄焉蘇長公詩所謂玉淵神龍近即指此也又相傳  
晉寺僧嘗浸甌潭上俄失所在後有人從湖南來云  
甌從洞庭湖上出甌上有棲賢字可驗故知此潭下  
通湖南也此其言皆誑誕不足信已乃徑造賢公新  
屋下法堂故趾也至是五老峰乃巖然左出寺顧在  
峰後日方熾忽雲從谷中起俄頃雨已至有風南來  
雨復旋散日光穿雲斜照峰上巖谷石濕芒采相射

宛然金芙蓉也賢公畱余宿約明日謁赤眼禪師塔  
塔距寺北行又十許里巖谷深絕處也棲賢寺實禪  
師所創道場余辭與葛令先歸而呂侯乃獨畱賢請  
余重書蘇次公僧堂記余謝不善書又欲余和長公  
詩余謝不工詩則題游山歲月氏名遺之以附答賢  
故事按次公以元豐三年夏六月來游時謫官往高  
安而長公至此則七年六月時自黃移汝送子邁赴  
饒之德興尉云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八



